



冬至猫窝

□ 李秀芹

婆婆开始动手做猫窝，手工缝制棉垫子，放到泡沫箱里，为了防水，在泡沫箱外缠一层厚塑料布，还做了棉帘子。婆婆说，冬至了，天气冷了，得给外面的流浪猫做个猫窝。

其实婆婆只和流浪猫打过一次照面，也只远远对视过，三只流浪猫，估计一窝出生的姊妹，三四个月大。流浪猫害怕人，任凭婆婆咋哄，它们也离着十多米远。

那天小家伙们估计饿坏了，婆婆撒了一把猫粮，它们探头探脑想过来吃。婆婆见状躲了起来，三只小猫才敢靠近。打那以后，婆婆再也没有遇到过这三只流浪猫。听邻居说，曾在晚上看到过这三只小猫。

婆婆和小猫们确认过眼神后，便开始挂念，每天都在上次遇到小猫的地方放一碗水、一碗猫粮。

早上，婆婆去添水和猫粮，中午时再去巡查一番，回来后乐呵呵地说：“都吃得干干净净，我下午再去放点。”

我对婆婆说：“可别老鼠吃了呀。”婆婆说：“不会，原来胡同里经常看到老鼠，自从这三只小猫来了后，一只老鼠也没见到过。”

婆婆说的是事实，虽然我家养了猫，但大门口仍然有老鼠出没，这段时间，一只

老鼠也没看到。

一天，我在放猫粮的地方发现了狗粑粑，我观察了几天，发现是邻居家的两只小狗偷吃了猫粮。

这两只小狗每天都出来放风，发现猫粮后，天天都来吃“自助餐”。

我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婆婆，让她别再投喂了，老伴却制止了我：“说了咱娘会难过，让她喂吧，这样她每天有点事做，心情也好。”

从这天开始，我经常对婆婆说：“我看到那三只猫了，一个个吃得肚子溜圆，就是警惕性太高，看到人就跑。”婆婆笑着说：“警惕性高好呀，这样坏人就逮不住它们了。”

婆婆心善，她心疼流浪的小动物，儿子给家里的猫买的猫罐头和猫条，婆婆也分一半投喂给流浪猫了。儿子吐槽奶奶：“自从奶奶外面有猫后，家里的猫都失宠了。”

婆婆笑着说：“咱的猫有家，有暖窝，流浪猫冬天难熬，就得对它们好点，随手撒把粮食，就能救助一条性命。”

婆婆每天放完猫粮回来，脸上都挂着喜悦，用自己的爱心救助小动物，婆婆有成就感。

猫窝做好后，老伴看了看，又进行了升级改造，从旁边加了半个泡沫箱，将猫窝打造成“一室一厅”，这样



小猫的饭碗放在“猫厅”里，可免受风吹雨打。婆婆看到后，稀罕得不得了，说等流浪猫多了，再给它们做个二层猫窝，让它们也住上“别墅”。

老伴打算在猫窝上写几个字，防止别人拿走。我想好了，就写“寿星老太的爱心猫窝”。九十多岁的婆婆听

到了，嗔怪我，净拿她老人家开玩笑。

老伴提议，选良辰吉日冬至这天放猫窝，让流浪猫过个暖融融的冬至。

猫窝不一定有流浪猫光临，但我们一家人愿意一起守护这个谎言，希望有一天，这个猫窝真能派上用场，温暖流浪的小动物们。

灯下壁虎

□ 安宇

无事可做的傍晚，我会坐在院子里，看墙上的壁虎陆陆续续地出来觅食。

壁虎是这个世界上最专注的捕食专家，只要有蚊虫在，也恰好没有瓢泼大雨，便是上好的年景。为了一只蚊虫，它们可以一动不动地在黑暗的墙壁上或者屋檐下趴上许久。以至于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还会看到那只壁虎屏气凝神地在纱窗上趴着。当然，它也可能已经不是最初我上床睡觉时见到的那只了。壁虎长得如此相似，很少有人能够区别出纱窗上的这一只跟矮墙上的那一只有什么区别。人也没有闲情逸致，跟一只壁虎逗趣。

乡下人不能闲着，一闲着，就觉得无趣，总想找些不相干的什么人，道些家长里短才好。但壁虎就不一样了。人害怕壁虎，壁虎也恐惧人。人觉得壁虎长相狰狞，又丑，看见了总要绕道而行，或者嗤之以鼻，叫骂几句，丝毫不觉得它们捕捉蚊

虫对人是有益的。壁虎也怕面目狰狞的人，看他们在院子里为柴米油盐的琐事争吵，或者毫不留情地拿着笤帚疙瘩打光屁股的小孩，将原本可以安静的庭院弄得鸡飞狗跳，它们便怕，急忙爬到更高的墙壁上，躲在一处电灯昏黄的光线照不到的阴影里，悄无声息地等待院子里的波澜平息下去。夜色如溪水，在哗啦啦吹起的风里，慢慢回归寂静。

公的壁虎是会叫的，静夜里仔细听，从墙角处会传来“唧唧唧”“吱吱吱”或者“嘶嘶嘶”的声音，类似蟋蟀的鸣叫，但又不尽相同。不过除非求偶或者受到攻击，它们基本上会无声无息地待着，不给人增添任何麻烦，更不会像人恶意揣测的那样，爬到人的衣服上，或者后背上。所以大多数时候，人与壁虎还是能够和平共处的。即便它们偶尔爬到卧室里，挂在蚊帐上，也很快在人的吼声里，迅速地消失在橱柜后面，或者某个人永远无法抵达的角落里。

我总怀疑壁虎是被孙悟空之类的施了法，将图画书里南美雨林中的食人鳄鱼，像金箍棒一样缩小后，扔到乡下。好在它们体型很小，不至于吃人，我才能安全地坐在院子里，看它们目不转睛地捕捉蚊虫。我还怀疑它们身上有一种甜蜜的味道，否则怎么会吸引那些会飞的蚊虫，傻乎乎地靠近它们？当然，它们也会自己爬到靠近灯光的屋檐下，或者电线杆上，尽可能地离蚊虫近一些。可是，一个不会飞翔的小动物，想要捕捉有翅膀的蚊虫，多少还是有些难度的。它们又没有我们小孩子常用的捕捉蜻蜓或者知了的网，单凭一条长长的小细舌头，倏地一下伸出来，就能黏住飞翔的蚊虫，这功力也实在比武侠电影里的英雄们厉害多了。就连我们人，也没有壁虎能耐久，捕捉蚊子全靠喷药，或者挂起蚊帐，来个瓮中捉鳖。但壁虎可是要靠蚊虫做一日三餐的，如果没有一点真本事，怕是活不过一个夏天，就饿死了。

但有时候，夜晚站在墙根旁边，无意中半空滴下湿漉漉的水珠来，我还是充满了恐惧，不知那水珠到底是不是壁虎的尿液，因为大人们都说，壁虎的尿有毒，滴到哪儿，哪儿就会溃烂。村里的老人还讲故事吓唬我们小孩子，说很久很久以前，也是夏天的傍晚，一个女人给自己家两个孩子洗澡，旁边桌子上有一杯白天喝剩的茶水，孩子们口渴，女人就顺手拿过茶水来给他们喝了。但片刻之后，两个孩子就消失不见，盆里的水则变得又浑又腥……这故事将我硬生生地吓住了，甚至一到夏天，放在外面杯子里的水都不敢喝，怕一不小心，自己便化成了一摊水，平白无故地从这可爱的人间蒸发掉了。

那滴在我手臂上的水珠，到底没有将我的胳膊废掉，但我还是一遍又一遍地用肥皂清洗手臂，直到那里被我搓得像一根红萝卜，我才努力说服自己，毒液应该被我阻挡在了皮肤的外面。

跑路的羊

□ 雨娃

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一个重要的节气，冬至大如年，我们这里有吃饺子、喝羊汤的习俗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们村的村办企业效益不错，乡亲们荷包都鼓了起来。王叔打算冬至这天把家里的羊杀了，让乡亲们到他家买羊肉。我爸也跟王叔订了2斤羊肉，冬至那天让我妈给我们包羊肉胡萝卜馅饺子，然后再从王叔家买点羊杂给我们煮羊汤。

我最喜欢吃羊肉馅饺子喝羊汤了，于是天天盼呀盼呀，终于盼到冬至了，中午放学回家，一看桌子上一个饺子也没有。我爸说，中午下班时，他去王叔家看了一眼，他家大门紧锁，估计出去找地方杀羊了，下午下班时再去看。

到了下午，我放学回家，爸妈都没回家，我便和哥哥到王叔家找，正碰到王叔围着磨盘撵大胖呢，若不是三四个大人拦着王叔，大胖这顿揍肯定躲不了。

大胖是王叔的儿子。事情的原委是：大胖听说王叔要杀羊，一早趁王叔还在睡觉时，就牵着羊跑到山里躲起来了。王叔找了大胖半天也没找到，下午又喊来乡亲们一起找，傍晚时才从山里将大胖翻了出来。

大胖娘去世得早，大胖把羊当小伙伴处，王叔要杀羊，他当然不舍得，但他也知道人小言轻，大人根本不会听小孩的话，这才想出领着羊跑路。

这天下午羊找回回来后，王叔还要杀羊，大胖哭得眼泪鼻涕糊了一脸，死死抱住羊不让王叔动手。众人看到大胖伤心到这个样子，纷纷劝王叔别杀羊了。王叔固执，说答应了大家，就得遵守诺言，今天非杀了，让大家吃上羊肉不可。

我爸见王叔不松口，便对王叔说，我家订的羊肉取消，即便王叔杀了羊也不买了。乡亲们见我这样说，都纷纷表示自己家也不买羊肉了。王叔见大家都不买，火气上来，更要打大胖。

村里的金牙奶奶爱管闲事，她见王叔要打大胖，便开始数落王叔：“大胖从小没娘，你天天上班，家里就剩大胖和羊，孩子和羊感情深，说明这孩子厚重感情。你今天杀了羊，孩子会难过，恐怕不止冬天过不好，就是这个年他也缓不过来。万一孩子生病了，别说一只羊，就是两只羊也不够。”金牙奶奶这席话，说得王叔直叹气。

这个冬至，我妈炖了一锅白菜汤，算是过节了，但想起大胖抱着羊哭得稀里哗啦的样子，我又觉得，有羊陪伴，大胖的冬至才是节日该有的样子，否则大胖拿什么来抵御寒冬呀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 b f k @ 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